

除夕夜的父子故事

□刘斌

天有不测之风云，赶巧了，这个春节的前两天，孩子的姥爷忽然脑梗塞住院，忙完手头的工作，我便匆匆赶回天津，守夜照看病人。

同屋的另一位病人年龄更大，70多岁了，估计也是中风，病情更严重，躺在床上完全动弹不得，照料他的是他妻子和儿子。言语之间，我听出来，老人到40岁才得了这个儿子，现在儿子30多岁，平时工作很忙，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陪床。

那老人时不时就会狂咳一阵，咳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儿子就得起来给他捶背，直到老人心气平顺。那一晚，他儿子就这样忽起忽卧，我也被折腾得同样睡不好，只在凌晨迷迷糊糊打了个盹。一早起来，邻床的儿子就在端水给老人擦洗身体，先是左边擦，然后右边擦，擦完上身，再擦下身，水换了一盆又一盆，那小伙子已经满头大汗，身上的衣服湿得只剩下了一件内衣。

陪护病人是件非常辛苦、琐碎、需要耐心的事情，如今很多人家中只有一个子女，老人病了时，常常子女没有时间来照顾，有的来了，也照看不了多长时间，怕影响工作。我估计邻床的这小子就是觉得没工夫常来，所以来了就得尽心尽力干点活儿。

等给老人擦洗完，护士正常

查床后，那当儿子的就跟老人开始唠叨。其实，老人已经不会说话，常常只是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，有时嘴唇哆嗦几下，想说什么，却无力表达。加上手脚也不会动弹，基本上没有人会猜想到他心里想什么。

我见那儿子坐在老人身边，握着老人的手，跟他说：“你不是不想听故事，那我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一般说，给病人唠唠家常，这种情景挺常见，可儿子给病重的父亲讲故事，我倒是第一次见到。甚至，我有些期待，想知道这小子给老人讲什么故事，接下来一听，我微微一怔，没想到小伙子说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。

那小伙子说：“我跟你讲个老子和庄子的故事吧！”

我有些愣了，说老庄，这是什么境界？没点文化的人说得了吗？就算有文化，可这是给病危的老人说啊，怎么也得找个轻松好笑的故事啊，来个郭德纲、周立波、赵本山的段子不行吗？可小伙子讲的就是老庄，他说：“老子和庄子差了二百多年，这说故事就把他们搁一块儿当师徒了。有天晚上，庄子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大蝴蝶，醒来后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就去问老子，我怎么觉得自己就是只大蝴蝶，那为什么我又变成人了呢？”

当然，他说的就是“庄周梦蝶”的故事，这故事他不说我也知道。

我坐在一旁，眼看着躺在床上输液的岳父，耳朵却偷听着邻床那小伙子给他父亲讲的故事。尽管我非常熟悉那个故事，但是在除夕夜，在病房里，在病床前，听一个儿子给病重的老子讲这个故事，这是第一次。我猜想那老人曾经反复给儿子讲过老子和庄子的故事，因此父子之间才会因老庄的故事有某种默契。我甚至能想象到，那老人可能在儿子娓娓的述说中，会想到自己给儿子第一次讲老庄故事的那一幕：

可能是两三岁的时候，睡前的孩子照例要父亲讲个故事才能入睡，父亲就讲起了老子和庄子。对孩子来说，老庄不是什么哲学家，而是童话故事里的人物，老子告诉庄子，他的前世是只大蝴蝶，有一天，他飞进了玉皇大帝的花园，尽情享受了仙境中的花香果味……

这故事肯定是父子俩非常喜爱的故事，那儿子知道，只要说这个故事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即使什么也说不出来，也会心领神会，不言自明。

不过，那小伙子没来得及讲完故事，就因为有事告别老人，离开了病房。除夕之夜，病房外爆竹震天，烟花灿烂，照亮了病房和病床上的老人，我眼前浮现出那父子之间讲故事的一幕。有这一幕，那老人的这个除夕夜会格外温暖，心里会格外明亮。

过年，那些令人感动的瞬间

难忘那对农民夫妇

□纪慎言

这天一早，我去医院检验科抽血。过年了，作为糖尿病患者，有必要对自己的血糖、血脂、尿酸、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做个检查。心里有数，好在节日里有所控制。负责采血的是位30多岁的白衣女士，她看了看单子后问我，以前做没做过“糖化血红蛋白”检查？我回答：没有。看来她对这项检查也不熟悉，因为我看到她找了好几个图表查看后才开始为我采血。

我后面又陆续来了几个采血的人。紧挨着我的是位妇女和陪伴她的男人，从穿着来看，我猜他们是一对农民夫妇。我采完血起身后，那妇女就坐在了我刚刚坐过的凳子上。离开的时候，突然想起应该问问什么时间来取检查结果，于是我就问里面那位“白衣天使”，她想了想，“下午吧。”

正在我慢悠悠的快要走到门诊楼出口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对农民夫妇匆匆朝我走过来，那位妇女走到我跟前时对我说：“哎，刚才那化验的大夫说，叫你明天再来拿结果。”我一怔，然后随口对她说了声“谢谢！”她一笑说：“不客气。”然后转身去了别处。

望着他们的背影，被深深感动了我的我想：那个“化验的大夫”可能是在我离开采血处之后又想起来应该对我说“明天再来看结果”的，但因为我已经离开了没有听到；而那位农村来的妇女却把这事记在了心里。又想，那个“化验的大夫”绝不可能让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设法把“明天再来看结果”的话转告给我，而是这对淳朴热心的农民夫妇纯粹出于一种“别让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头白跑一趟”的心理，才在自己采完血后追寻到了满头白发的我，告知我这一并不十分重要的情况！

早已年过花甲的我，有过许多次被感动的经历，但是，被如此感动却是第一次。

临别的拥抱

□黎珍

相聚总是短暂，团圆的欢笑背后就是分离的伤感。虽然相距四五百里路，一年一度，我们都要领着女儿回老家过年，从她蹒跚学步到今天成为一个即将远赴海外留学的大四学生，乡村的老家是她春节最深的记忆。有爷爷奶奶的岁月，是奶奶领着她贴窗花放鞭炮，有一天，爷爷奶奶离开了我们，大娘大爷成为我们的老家和归宿。

今年的年依然是一大家人的团聚，但一年不见，女儿回到老家后感觉大爷已明显苍老，60

多岁的年纪加上高血压心脏病，使得亲友常常为他担忧。在一起的时光，言语间女儿也像大人一样时时叮嘱大爷要保重身体。一次，大爷神情郑重地问：“明年过年你不在国外过吧？”然后是满眼的忧郁和不舍。女儿定定神，拉着大爷的手说：“我尽量回来，尽量回来……”

年初四，返程的日子到了，一家人又是一场依依不舍的告别。大娘忙里忙外给我们装上这吃的那用的，把后车厢塞得满满，大爷只是站在大门外，依然是满脸慈祥的微笑，一会儿望望天说“今天天真好”，一会儿叮嘱

一句“路上慢慢走”，村路上那些匆匆忙忙走亲访友的人，他已经顾不得打招呼。

我们上车了，老公发动了车辆，坐进车的女儿突然跳下了车，跑到大爷跟前，跟大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女儿脸贴着大爷耳边说着什么，大爷那宽厚的手一次次亲切地拍打着女儿的后背。女儿回转身，强装欢笑的脸上残留着两行湿湿的泪痕，此刻我已无语凝噎。

分别的这一幕，像一幅浓得化不开的水墨画，这些天来一直感动着我。

与初恋女友重逢

□蔡如葛

大年初一那天，我去给老学兄王爽拜年。一进屋，见冲门的八仙桌右侧的椅子前站起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太。她肤色白皙，脸上刻下了细细的“岁月沧桑”；大大的眼睛有点下陷，头发已经花白。她是谁？似曾相识！王爽见我愣着，就说，不认识了，不会吧？！她是我表妹，你的挚友，探亲留住，准备见你一面！这时，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那早已逝去的年代，叶秀，我青梅竹马的小女友，中学时代的初恋情人！今天的重逢，让我们梦幻般回到了从前！我们眼噙热泪半天无语，又突然间握紧了手……我注视着她的眼睛，那眸子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无奈的相思，写着深深的怀念，也写着无限的惊喜与伤感！我们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些语无伦次的话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象着当初的情景：中学时代她那情窦初开的少女形象是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，那么美好……

王爽见状说，我让你们的嫂子准备点饭菜，咱们中午叙叙叙谈。王爽嫂子虽准备了一桌丰盛

的饭菜，可整个饭时，我们都在叙谈离情别绪，很少举筷。叶秀委屈地重述她过去信上的内容：咱们分手的缘由实不在我。我父亲考虑问题不周，又是个倔脾气，他调到南方工作，把家也搬去，就非让我考南方的大学，且不让我找北方的男友。我多次向他祈求，终无效果，我若不从，他要死给我看，父母只我一个女儿，叫我怎么办……

我想，我们在多年的恋爱过程中，情投意合，心心相印，整日里出双入对，形影相随，我们之间爱得实在，爱得深沉！是她的家庭破坏了我们的良缘，真是“鸳鸯有意成双飞，风雨无情故折翼”！悔不该，当初我写信讽刺她：“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世上女子千千万，天涯处处有芳草！”

叶秀说，她的婚姻不幸福，丈夫是父亲一个战友的儿子，娇骄二气十足，不思进取，事业无成，不幸又遭车祸离开人世，撇下一女，她们相依为命，她父母故去后，她就住在已婚的女儿家……

我说，人生不易，风霜无常，事已至此，也只好认命了！她说，

我光说自己，忘了问你，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我说，还可以，衣食无忧，生活安泰，闲暇时常写点小东西，作为精神慰藉，也算幸福吧！她说，祝福你！……

在饭桌上，王爽没有了插嘴的机会，饭后，他那知心又暖心的话语使“相对心如麻”的我们平静了许多。

返回的路上，我仍思绪翻滚：我的叶秀，我的初恋，当年脸庞白里透红；眼睛像天上弯月般明亮，又含情脉脉，勾人魂魄；马尾辫摇曳摆去，洋溢着青春的风采；高挑的个儿彰显着清秀，走起路来袅袅婷婷；说话的声音轻柔、清甜，富有磁性；她天真活泼，开朗而单纯……而现在的她怎么这个样子了呢？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：是无情的岁月，还是人生的坎坷改变了她？眼前的这个老太婆难道就是我的叶秀？！

我们这一生已不可能同枕席，但是，我会把叶秀珍藏在我的心中！我的叶秀，我的初恋，在我心中，永远，永远！我们还必须承认并回到现实中来，继续我们现在的日子，而且，要为了她，也为了我，很好地活着！



编辑 王慧 美编 马晓迪